

神話傳說下的太巴塢族群關係

吳允睿

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班三年級

摘 要

本研究以太巴塢阿美族部落的 *patakos*（報訊息）記憶出發，探討其所反映的部落族群關係。作為一種部落之間的外交活動，*patakos*（報訊息）具體呈現部落之間友好與否的事實，而神話傳說則可視為部落歷史記憶的載體，以部落的起源、遷移或爭執經驗探討彼此同盟、結仇的淵源。本研究將以太巴塢部落的神話傳說為主，分析其所建構的部落族群關係，以此解釋太巴塢部落選擇 *patakos*（報訊息）對象的脈絡，並以此思考文本與情境互相對照、衍生的關係。另外，藉由神話傳說與 *patakos*（報訊息）彰顯的部落族群關係，亦有助於理解現代國家體系進入部落前，部落之間的互動模式。

一、前言

2012 年暑假，筆者前往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塢部落，參與觀察光復地區內的部落互動情形，意外於田野調查期間，誤打誤撞地發現太巴塢部落與奇美部落之間，仍舊於每年豐年祭前，前往對方部落進行 *patakos*（報訊息）活動，邀請對方參加豐年祭。事實上，在太巴塢與奇美的起源神話中，太巴塢與奇美的始祖互為手足關係。這讓筆者十分驚訝，究竟「共同起源」有什麼力量，讓奇美與太巴塢過了這麼久的時間還記得對方，甚至每年前來邀請對方參與豐年祭？

二、太巴塢部落的認知

《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》（移川子之藏、馬淵東一、宮本延人 2011〔1935〕）一書中紀錄了太巴塢部落的起源神話：

太古年代，馬蘭社有一座山，山名叫做 *Arapanapanai*（*Arapanapanayan*）。山上住著一對男女神，名字分別叫做 *Madapidap* 和 *Kusung*。他們是我們太巴塢社和其他世人的始祖。……

這一對男女祖神有六個孩子。最小的女兒 *Tiamatsan* 是個美人，身體白皙發亮。她頭上頂著一個陶甕去水井旁汲水時，井中的一隻 *vurarakas*（水電，真身未顯露）看到了她，便向她求婚。（另一說，是她到海邊汲水，被海神看上了眼，便向她求婚。）

於是，家裡的哥哥們把這個妹妹藏在一隻箱子裡。因為她的身體發出白光，即使埋在泥土中，外面的人還是看得到。不久，發生了強烈的海嘯，從南方湧進來的巨大海浪，把她連箱帶人的衝到北海去了。……

Tiamatsan 的兄弟姊妹中，有一對兄妹，名字分別叫做 *Rarakan* 與 *Dotse*。那一次發生大洪水時，他們乘坐於一個長方形的木臼（*dodang*）中，從 *Arapanapanai* 飄到奇密社北邊的 *Tsirangasan* 山。……結為夫妻。……生下身體健全的孩子……。其中，*Rarikayan-no-tsidar* 從 *Tsirangasan* 山下來，成為奇密社始祖。其他孫輩兄弟望見北方有平原，同樣地下山，來到太巴塢東邊不遠的 *Sisaksakai* 居住。……其中，*Tatah-Tsidar* 有三的小孩誕生於 *Sisaksakai*。長大後，*Raya-Tatah* 成為 *Sakiraya* 社（歸化社前身）始祖；*Sokoi-Tatah* 成為 *Patsidar* 社（今 *Tengarau* 附近）始祖；*Wahrer-Tatah* 成為卑南社始祖。（同上引，頁 576-579）

根據該起源傳說，太巴塢人認為始祖 *Rarakan* 與 *Dotse* 有三個孩子，分別是 *Tsihtsih-no-tsidal*、*Rarikayan-no-tsidar* 與 *Tatah-Tsidar*。*Tsihtsih-no-tsidal* 後來成為太巴塢部落的祖先，*Rarikayan-no-tsidar* 成為奇美的祖先。至於 *Tatah-Tsidar* 的小孩，*Raya-Tatah* 成為撒奇萊雅族的祖先，*Sokoi-Tatah* 為 *Pacidal* 氏族的祖先，而 *Wahrer-Tatah* 則成為卑南族南王部落的始祖。

三、馬太鞍部落

馬太鞍部落 (Fata'an)，行政上被劃分為光復鄉大平、大馬、大安、大同、大進、大全等六村，位於花東縱谷西側，靠近中央山脈，馬太鞍溪在其北方，另一條光復溪則流經其東南，與太巴塌部落相距不到五公里，隔著光復溪遙遙相望。荷蘭東印度公司曾以「Vattan」或「Vadan」記錄馬太鞍部落，因部落位於其開採金礦的交通要道而時常接觸，但雙方保持對立狀態，馬太鞍甚至於 1646 年遭到東印度公司的攻擊 (康培德 1999)。清領時期，馬太鞍部落歸臺東直隸州奉鄉管轄，1897 年，日本政府於太巴塌部落設「太巴塌區」，並將馬太鞍部落納入其中，1911 年又將太巴塌、馬太鞍同時納入「鳳林區」管轄，到了 1937 年，馬太鞍更名「上太和」(李亦園 1962:5)。

儘管馬太鞍與太巴塌地理位置十分靠近，兩部落之間的關係卻十分耐人尋味，總是在反目、合作之間循環。雙方的對立從起源神話便可窺見一二，太巴塌部落始祖自 Cilangasan 花蓮豐濱鄉貓公山下山，而馬太鞍部落祖先則來自鳳林西邊的 Cicora'an 山，分屬不同群體。《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》中紀錄了一則馬太鞍部落起源傳說：

……陸地發生大洪水時，Pirikarau 和 Marokirok，乘坐一隻 dodang (木臼)，隨波漂流於洪水中，最後抵達 Tsatsusra-an (山名，矗立於鳳林的西方)，於是兩人結為夫妻，生下很多孩子。部分的孩子留在山上，成為布農族和泰雅族木瓜群；部分的孩子則下山來，成為馬太鞍社、里漏社及七腳川社的祖先，其餘的孩子成為水蓮尾、月眉方面 Tsiwidian 和 Patsidar 兩社的祖先。不過，太巴塌、奇密、拔仔等各社的由來，則不清楚。(移川子之藏、馬淵東一、宮本延人 2011 [1935]:582-583)

另一則馬太鞍部落傳說指出：「太巴塌社雖然是一個古老的部落，創設年代比馬太鞍社晚。他們的來歷不清楚。」(同上引)；而太巴塌部落亦有一則關於馬太鞍部落的起源傳說：

古時候，太巴塌有一個人，名字叫做 Tamaran-Karo 他命兒子們 Karo-ko?od 和 Tomai-Ko?od 到西方的山地獵鹿。……發現了一個少女。這個少女的名字叫做 Vusai-Aparod，就把她帶回來，哥哥娶她為妻。她就是馬太鞍社的始祖。……(移川子之藏、馬淵東一、宮本延人 2011 [1935]:584)

無獨有偶，《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》一書中亦表示，兩部落族人時常自稱為對方的祖先，並將對方部落解釋為本部落族人遷居，或通婚造成 (劉斌雄等，1965:17-18)。由此可見，太巴塌部落與馬太鞍部落不僅起源不同，更忽視對方來歷，藉此顯示自身的優越感。

馬太鞍與太巴塌互相輕視對方來歷的態度，來自於雙方的競爭關係 (移川子

之藏、馬淵東一、宮本延人 2011〔1935〕:584)。由於兩部落相鄰，又同是阿美族中的大部落，不僅時常互相比較，突顯自身優越，更常因爭奪生活資源而產生摩擦：

相傳有一天，一位太巴塢部落青年來到 Cianacan 工作，發現部落邊境界椿被人往東移動，因此猜測有其他部落族人在此動過手腳……大家為此事大感憤慨，咸認此非一單純挑釁動作，而是一侵佔行為。……到了晚上，輪守青年依頭目吩咐在邊界處守株待兔……果然出現一批操馬太鞍口音之阿美族人移動了新立之界椿……太巴塢部落於是決定商請港口及靜浦部落頭目前來協助調解……經港口部落頭目好言相勸，並建議以 Coongan（今日之花蓮溪）做為兩部落之界河後，馬太鞍部落才答應不再做出越界行為。……。（石忠山 2008: 165-166）

筆者於部落聽聞另一則相似的領域之爭：

太巴塢部落與馬太鞍部落以花蓮溪為彼此的界線。但花蓮溪的水道並不穩定，時常會改道，一下偏西邊、一下偏東邊。偏到西邊時，太巴塢人便趁機擴大自己的土地，而住在西邊的馬太鞍則會因此生氣；當溪水改道偏向東邊時，就換太巴塢人著急，因為馬太鞍人就要過來了。因此，兩部落常常發生爭吵。最後他們彼此商定，請靜浦部落的頭目來評斷。靜浦部落的頭目建議，當溪水偏西邊時，太巴塢的土地就比較大，當溪水偏東邊時，馬太鞍的土地就比較多，這樣來來回回，誰也不吃虧，大家也就同意了。

上述二則傳說便是因為兩部落領域相連、活動範圍重疊而引發的爭吵。兩部落至今仍流傳許多類似的故事，劉金英（2010）亦於〈太巴塢部落與馬太鞍部落之接觸、衝突、部落認同〉一文中舉了許多例子。事實上，太巴塢與馬太鞍幾乎沒有開戰，也或許是刻意避免。因為一旦互相攻打，雙方必定死傷慘重。但也因為如此，馬太鞍與太巴塢的緊張關係地下化，處於暗中較勁狀態。然而，儘管雙方爭吵不休，卻沒有深仇大恨，每當有外敵來襲，兩部落便結盟共同抵禦外侮。馬太鞍部落便流傳一則與太巴塢部落合力對抗七腳川、里漏、薄薄的傳說（劉斌雄等 1965: 250-251）；劉金英亦收錄一則馬太鞍、太巴塢合力對抗鳳林鎮林榮里、南平里一帶 Pisanaan 部落（現已消失）的經過（2010: 93-94）。太巴塢與馬太鞍的關係其實很微妙。每當外侮消失，彼此的競爭關係則開始放大，雙方關係總是在媾和、反目之間擺盪。若依照各自部落對起源傳說的認知，馬太鞍與太巴塢沒有任何淵源，但兩部落並未將對方視為「非我族類」，反而因情境需要合作。

四、奇美部落

奇美部落（Kiwit），行政上屬於花蓮縣瑞穗鄉奇美村。在清領時期為藍鼎元

歸類於「崇爻九社」之一，被稱為「機密社」。日治時期於 1937 年改稱「奇密」，國民政府時代改稱「奇美」。奇美部落與太巴塢部落的起源傳說均顯示雙方部落始祖為手足關係，奇美部落是目前唯一與太巴塢部落 patakos 的部落。

根據《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》（移川子之藏、馬淵東一、宮本延人 2011〔1935〕：528-529）的記載，奇美部落的始祖 Sura 與 Nakau 乘著木臼漂流到 Cirangasan 山上，生下六個孩子：

（1）Tapang-Masura（m）
（Kiwit 氏族，另說是 Salipongan 氏族的始祖）

（2）Tomai-Masura（m）
（烏漏社的始祖）

Sura（3）Karo-Ngangahai（m）
（太巴塢的始祖）

Nakau（4）Tahal（f）
（Salipongan 氏族的始祖）

（5）Tsarau-Panahai（m）
（Kiwit 氏族的始祖）

（6）Nakau-Arun（m）
（Kiwit 氏族的始祖）

（引自：移川子之藏、馬淵東一、宮本延人 2011〔1935〕：529）

根據奇美部落的起源神話，顯示太巴塢部落始祖 Karo-Ngangahai 與奇美部落始祖為手足關係。然而，另有一則台灣總督府臨時舊慣調查會於 1914 年出版的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（佐山融吉 2009: 4-10）一書所記錄的神話，暗示「兄弟部落」的相處過程，或許不如想像中的和諧、美好：

洪水消退……Sera 和 Nakaw 平安地漂流到人仔山……Nakaw 生下長男 Tapang Masera。此後，陸續生下了長女 Tahar、次男 Tomay Masera、三男 Calaw Panahay、二女 Nakaw Waleng，共計五名子女……

之後，有一個壞孩子，名叫 Karo Ngagahay，趁父母外出時，偷了昇天梯逃往北方，後來成為太巴塢祖先。此外，他還帶走了鍛造用的黏土，因此得以製造陶器，今日太巴塢社的製陶者，就是他的子孫。

……Calaw Panahay 則先移往 Saraceran，爾後又遷到 Dahtal；Tapang Masera

則先來到 Karofarofan 再遷往 Ci'icepay(據說是指木村金山附近)。而 Tomay Masera 到了'Olaw (烏漏社)，並成為該社始祖。(佐山融吉 2009〔1914〕:4-10)

根據該奇美部落的口傳，太巴塢的祖先不僅不是奇美始祖的手足，甚至還是一個壞孩子，不但偷了昇天梯，甚至偷了陶土。如此鮮明的負面印象，相較其他強調手足關係的神話，不免顯得突兀。由此推測，或許該神話收錄的時間點，兩部落之間的情勢可能較為緊張，並非如傳說所稱「兄弟部落」般的兄友弟恭；另有一種可能，或許受訪者本身對太巴塢部落頗有微詞，以自身立場出發評論太巴塢部落。奇美、太巴塢與馬太鞍都是花東縱谷北部首屈一指的大部落，能夠抵擋來自南方卑南人的侵略，然而大部落為了展現自身的優越，抑或是凝聚本部落的認同感，自然時常互相比較，因此部落之間，「暗自較勁」或許更貼近真實的情況，即使手足部落也一樣。

傳說中提到的「昇天梯」，是 Tapang Masera 和 Tomay Masera 兄弟上天找神靈 Kakomodan Sapaterok 與 Foday Hafus (亦是其祖父母) 時使用的梯子。最後一次上天，請求神靈教導製做農具時，神靈另外贈與「錨」，相傳此物後來由奇美部落保管 (佐山融吉 2009〔1914〕:9) 關於「昇天梯」，另有一篇較為簡易的起源傳說，為水尾公學校教師兼拔仔庄公學校校長菊池市次郎調查而得：

Sera 與 Nakaw……陸續生下五男一女……爾後，由於子孫繁衍，各有二、三戶人家遷居大港口、太巴塢、拔仔庄等地。而前往太巴塢的就贈予金梯子留念，留在奇密社的只有錨和刀。(佐山融吉 2009〔1914〕:18)

為何特別贈與金梯子給太巴塢部落之祖先？文獻中的口傳記錄並不詳盡，無法做更多推論，但此傳說仍隱約透露太巴塢部落與奇美部落不尋常的關係。不過，相較於奇美部落的描述，太巴塢部落對「昇天梯」印象模糊，僅有一則相關傳說：

……發現河岸南方有塊沃土……眾人同意後，皆紛紛地帶著家財前往。Sawa' 也隨身攜帶祖先留下的金梯子。途中，……狂風暴雨繼起，河川氾濫無法渡河。但 Sawa' 仍執意抱著梯子渡河，因此捲入激流，最後連梯子都弄丟了。而梯子據說是神靈 Tatakusan 和 Salalacal 從天而降時所使用的，後來傳給了 Lalakan 和 Doci，繼續當作傳家寶留給後代子孫。然而現今流傳社內的，據說是 Sawa' 以木頭仿製的。(佐山融吉 2009〔1914〕:102)

此傳說收錄於日治時期，現今太巴塢部落已遺忘「昇天梯」，不再談論。綜合上述起源神話顯示，太巴塢部落與奇美部落交情非淺，除了起源神話加強彼此對「手足關係」的意識，另有「傳家寶」作為兩部落之間的信物，暗示過去奇美與太巴塢交往頻繁。至今太巴塢部落依然流傳兩則與奇美相關的傳說，透露兩部

落之間交情非淺：

據傳，某日 Talacop 部落族人想至奇美部落進行 palafang……一年後輪到奇美部落回訪……然而訪客中有人於食物中發現異樣，仔細一瞧，赫然發現分得之食物裡竟有犬掌……咸認狗是族人打獵之最佳伴侶，豈可殺以食之……。

訪問團回到部落後，領隊將 palafang 經過告訴頭目……然而討伐 Talacop 部落並非一件易事，眾人於是決議將怨氣與委屈告訴姊妹部落太巴塢，並且請求太巴塢部落之協助。太巴塢部落獲悉姊妹部落受到此等對待後，決定介入此事。……頭目遂請族人中法力最高者 Opin Puraw 出面……Opin Puraw 共帶來十位部落青年……一行人來到 Talacop 部落後，Opin Puraw 便施展法力……Talacop 部落瞬間陷入一片火海，並於熊熊烈焰中逐漸化為灰燼……。（石忠山 2008: 164-165）

此為太巴塢部落協助奇美部落之說。另一則為奇美相助太巴塢的情況：

相傳 Sawa 是個美麗可愛的小女孩……母親於是將她一起攜至工地……驚覺 Sawa 已不知去向……頭目令部落青年分頭尋找……整支搜尋隊伍於是往南進行搜尋，搜尋人員果然於該處發現可疑足跡，因此判定 Sawa 必為南方卑南族人給擄走。

隔日 Sawa 的兄長 Angahalimolo 和父親 Moro 開始往南方尋找……當他們問到正在工作的 Raragas 部落青年 Mawid……商請 Mawid 協助營救遭擄走的女兒……經一陣打探後，其於卑南族一望族家庭裡見到一名長得酷似 Sawa 的年輕女孩……女孩回答 Mawid 詢問時，說她本名叫做 Sawa，但現已改名叫 Paypay……Angahalimolo 便告訴她，他將在卑南族人舉行 Ilisin 時前來迎救……。

營救妹妹的日子終於來臨……Mawid 見時機成熟……便一手緊抓竹子，一手緊攙 Sawa，以竹身彈力將自己和 Sawa 騰上空中……並且二話不說地朝太巴塢部落方向快速奔離……卑南族人於是決定派遣大批人馬前往太巴塢部落……恰好遇到 Kiwit（奇美）部落青年 Odawkerin 和 Fainiwac……靈機一動對這批卑南族人說：「太巴塢廣人眾……憑你們現在的實力是無法治太巴塢救人的。」卑南族人聽了覺得甚有道理，整批人馬於是折返回府。事後兩名青年趕忙通報太巴塢部落頭目，做好防禦卑南族人來襲之準備，另外則與自己部落族人商討如何協助太巴塢戰勝此役。

……太巴塢人在部落隘口處設下各式機關，挖掘藏有尖立竹籤之陷阱……卑南族人果真自部落邊境挺進，準備攻打太巴塢，Odawkerin 和 Fainiwac 見狀，便想出一誘敵計策，對卑南族人說：「……建議你們最好從隘口繞道過去，這樣才能殺敵不備。」……中計的卑南族人……兵員多因落入陷阱而造成嚴重傷亡……由於太巴塢人早已做好防禦準備……一路追殺逃竄的卑南族人……首級落地處，即以其名稱之，太巴塢部落舊地名中，Cidohan、Cianacan、Karowa、Fahol 等地名便是由此而來。（石忠山 2008: 161-163）

上述兩則傳說，加上起源神話，共三則故事塑造現今太巴塢部落對奇美的認同，凡提及奇美部落，太巴塢人必定會提到這三則神話傳說，特別是描述奇美相助太巴塢抵抗卑南人的「Sawa」的故事，廣為太巴塢人熟知，進而使奇美成為於太巴塢有恩的部落。傳說描述，奇美部落族人巧遇卑南人，自願協助太巴塢部落，甚至引誘卑南人進入圈套。由傳說中無法理解奇美族人的動機，但藉由描述奇美與卑南互動的紀錄，恰可理解奇美族人的決定：

……後來人口繼續擴張，又成立許多社，其中卑南社人為了跟奇密社人爭領土，結下了宿仇。又有一次，諸社一起焚山狩獵時，卑南人無所獲，卻跑去搶奇密社人的獵物，還辯稱是他們打到的。自此之後，我們奇密社人再也不跟卑南人一起打獵了，至今依然如此，我們只跟烏漏、拔仔、olalip、kalala、kojo 等社相合作。（達西烏拉彎·畢馬 2003:45-46；引述自：小川尚義、淺井惠倫《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》）

由此可見，奇美部落基於仇視卑南族人的前提，而選擇與太巴塢部落合作。部落之間的同盟關係並非永久，太巴塢部落與奇美部落之間的手足暨同盟關係實為罕見。事實上，兩部落之間的牽絆並不是源於起源神話，而是因為奇美基於共同抗敵的理由，與太巴塢結盟，幫助太巴塢度過難關，使太巴塢視奇美部落為「不可遺忘」的部落。

五、卑南族南王部落

卑南族南王部落，位於臺東市南王里，即過去的卑南社，Puyuma。根據太巴塢部落的起源神話，Wahrer-Tatah 後來成為卑南族南王部落的始祖，與太巴塢祖先系出同源。起源神話中展現的始祖關聯性，反映太巴塢部落過去曾與卑南社人有所接觸，卻不代表太巴塢因共同起源的記憶而與卑南人互助合作；事實上，太巴塢人與卑南人為敵對關係。

關於卑南人活動於花東縱谷的紀錄，最早來自於荷蘭人的文獻。1637 年，荷蘭東印度公司基於對黃金的需求，將其勢力延伸至台灣東部，與卑南人結盟，開始進行以卑南為根據地的台灣東部探金行動（中村孝治 1997〔1957〕:180-182）。東印度公司與卑南社合作，除了尋找金礦的目的，亦致力於拓展荷蘭的勢力範圍（中村孝治 1997〔1957〕:186）。而卑南人則因與荷蘭人合作，使其勢力範圍得以擴張至花東縱谷的舞鶴台地，海岸線則北至秀姑巒溪出海口一帶。

雖然中村孝志〈荷蘭時代的台灣番社戶口表〉一文顯示，太巴塢屬於「卑南以北未歸順村」(2001〔1994〕:34)；但荷蘭人對太巴塢部落其實並不熟悉(康培德 1999:73)。1641 年，東印度公司將馬太鞍與太巴塢同列「判村」，計畫攻打此二部落，卻未實行，而公司於 1642、1643、1645 年的花東縱谷探金行動中，亦未提及太巴塢部落（同上引）。康培德推測，因太巴塢地理位置偏東，而免於荷蘭人的關注（同上引）。另一方面，當時的太巴塢部落不過是中型聚落，所構成的威脅遠

不如大部落 **Pacidal** 以及馬太鞍部落，加上亦未傳出太巴塢阻撓東印度公司的消息，可能公司因此而忽略。

即使至 1650 年代，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的勢力漸弱，卻不代表卑南人的活動範圍因此縮小。佐山融吉記錄了一則 1909 年野龜逸於針塢庄的調查：

最初本族人遷至現今稱為「奇密社」之處。之後與 **Piyuma**（卑南族）媾和，便以新武路溪以北，海岸處成廣澳以北為領地，而且為了報答 **Piyuma** 人，每年於其祖靈祭時獻祭一名男子，此稱為 **amiya**。另外答應提供勞動苦力，此亦稱為 **amiya**。因此，**Piyuma** 人至今出草或有勞動工作，仍會差遣卑南阿美的苦力，此群人被稱為 **papiyan**（奴隸）。後來族人發現 **Piyuma** 人將獻祭的 **amiya** 人的頭顱取下做為祭品，於是雙方再度起了紛爭。其他阿美分支，如馬太鞍和太巴塢等社也有類似情形。又說社民們還經常因 **Piyuma** 人侵犯其獵區而有紛爭。（佐山融吉 2009〔1914〕:109）

可見卑南社人勢力並未退出花東縱谷，其勢力範圍北至富里、長濱一帶，居住於此處以南的阿美族每年需向卑南族繳納「番租」，並服勞役，是馬蘭阿美主要的壓迫來源，此現象甚至維持至日治初期才終止（移川子之藏、馬淵東一、宮本延人 2011〔1935〕:631、451）。而北方的奇美、太巴塢、馬太鞍雖然時常承受卑南人的襲擊，但仍可與之抗衡，從未失守（同上引）。

太巴塢部落所傳關於太巴塢與卑南社人衝突的事件，亦可展現太巴塢與奇美部落的同盟關係：

……卑南族人於是決定派遣大批人馬前往太巴塢部落……恰好遇到 **Kiwit**（奇美）部落青年 **Odawkerin** 和 **Fainiwac**……事後兩名青年趕忙通報太巴塢部落頭目，做好防禦卑南族人來襲之準備……太巴塢人在部落隘口處設下各式機關，挖掘藏有尖立竹籤之陷阱……卑南族人果真自部落邊境挺進，準備攻打太巴塢，**Odawkerin** 和 **Fainiwac** 見狀，便想出一誘敵計策，對卑南族人說：「……建議你們最好從隘口繞道過去，這樣才能殺敵不備。」……中計的卑南族人……兵員多因落入陷阱而造成嚴重傷亡……由於太巴塢人早已做好防禦準備……一路追殺逃竄的卑南族人……首級落地處，即以其名稱之，太巴塢部落舊地名中，**Cidohan**、**Cianacan**、**Karowa**、**Fahol** 等地名便是由此而來。（石忠山 2008: 161-163）

可以肯定，過去卑南人確實為太巴塢、馬太鞍、奇美等部落的共同敵人，馬太鞍部落亦流傳曾經對抗卑南人的說法（劉斌雄等 1965: 252-253）。卑南人北上攻打太巴塢，照理來說，與太巴塢相鄰的馬太鞍部落一定知情，但此傳說卻沒有提及馬太鞍部落，亦未說明為何太巴塢選擇與奇美合作，而不向鄰居馬太鞍討救兵的原因。或許太巴塢之所以銘記奇美的協助，忽略馬太鞍存在的事實，源自於太巴塢與馬太鞍之間的較勁心態。

六、結語

起源神話中，始祖的孩子各自分散、發展成為某些部落群體的敘事，不代表彼此有實質的結盟或血緣關係，而是這些部落與太巴塢同時存在、相互接觸的事實（移川子之藏、馬淵東一、宮本延人，頁 488、580）。也就是說，「共同起源」暗示太巴塢族人過去與這些人群有所來往，卻無法保證雙方和睦共處、認同彼此。根據太巴塢部落的起源神話，太巴塢與奇美的始祖為手足關係，而撒奇萊雅族、Pacidal 氏族及卑南人則為太巴塢部落始祖手足之後代。太巴塢部落與奇美部落基於情勢所需，一同對抗來自南方的卑南族，而培養出攻守同盟的情感；另外，太巴塢部落亦曾協助部分避難的撒奇萊雅族。然而，太巴塢部落對於 Pacidal 與卑南人並無好感，反倒常有紛爭或仇殺事件。除此之外，太巴塢與馬太鞍之間則發展出一套微妙的相處模式。太巴塢與馬太鞍於起源傳說上並無任何淵源，但必要時刻仍可以互相合作，抵抗外來侵略者。由此可見，部落之間合作、認同與否，並非由記憶中的「共同起源」主導，乃視當前情勢需要決定，是一種流動的同盟關係。

因此，太巴塢阿美族部落的起源傳說，並不適合以王明珂（2006）所提出關於「弟兄祖先故事」傳說所形成的「根基歷史」來加以解釋。王明珂認為，「根基歷史」指成員運用彼此之共同起源的根基情感，以凝聚、聯繫成員間的情感，而成為一擬血親的族群。然而對阿美族人而言，一個部落即一個國家，彼此相互獨立，並且以「部落」為群體認同的基礎，並不會出現跨部落的認同情感。同時，阿美族部落之間的關係瞬息萬變，單以共同起源維繫部落之間的情感是不可能的。相對地，阿美族部落之間定期的 patakos 與 palafang 外交活動，則成為流動關係中，尋找同盟、穩定雙方關係的管道。

參考文獻

中村孝志

1997〔1957〕 十七世紀荷蘭人在台灣的探金事業。刊於荷蘭時代台灣史研究上卷：概說・產業，吳密察、翁佳音編，頁 165-218。臺北：稻鄉出版。

2001〔1994〕 荷蘭時代的台灣番社戶口表。刊於荷蘭時代台灣史研究下卷：社會・文化，吳密察、翁佳音編，頁 1-38。臺北：稻鄉出版。

王明珂

2006 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：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。臺北：允晨文化出版。

石忠山

2008 太巴塢部落志。花蓮：花蓮縣文化局。

李亦園主編

1962 馬太鞍阿美族的物質文化。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。

佐山融吉 編

2009〔1914〕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二冊 阿美族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。臺北：中央研院民族學研究所。

河野喜六 編

2000〔1915〕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，阿美族卑南族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。臺北：中央研院民族學研究所。

移川子之藏、馬淵東一、宮本延人

2011〔1935〕 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，全二冊（原名：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），楊南郡譯註。臺北市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南天書局。

康培德

1999 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：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。臺北：稻鄉出版。

達西烏拉彎・畢馬（田哲益）

2003 阿美族神話與傳說。臺中市：晨星出版。

劉斌雄等

1965 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甲種第八號。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。

劉金英

2010 太巴塢部落與馬太鞍部落接觸、衝突、部落認同。國立東華大學鄉土文化學系碩士論文。

